莊子集解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內篇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自有形外之符驗也

魯有兀者王駘李云：刖足曰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郭云：弟子多少敵孔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釋文：常季或云孔子弟子，或云魯賢人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弟子皆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宣云：默化也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直，特也；未及往從丘將以爲師而況不如丘者乎奚假魯國何但假借魯之一邦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言居然王先生也其與庸亦遠矣固當與庸人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其人與變俱，故死生不變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无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瑕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瑕謂審乎己之無可瑕瘢斯任物自遷而無役於物也左傳傳瑕鄭世家作甫假禮檀弓公肩假漢書人表作公肩瑕以假形近易致互誤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宣云主宰物化執其樞紐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本一身而世俗異視之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皆天地間一物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耳目之宜於聲色彼若冥然無所知而游心於德之和郭云放心於道德之間而曠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宣云視萬物爲一致無有得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言駘但能修己耳以其知得其心以其眞知得還吾心理以其心得其常心又以吾心理悟得古今常然之心理物何爲最之哉最聚也眾人何爲羣聚而從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成云鑑照也宣云水不求鑑而人自來鑑唯自止故能止眾之求止者受命於地唯松柏獨

也在句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郭云下首唯有松栢上首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趨之成云人頭在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爲上首呼木爲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下首草木傍首蟲獸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宣云舜能正己之性而物性自皆受正夫保始之徵保守本始之性命於何徵驗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崔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此將求功名而能自必者猶可如此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成云綱維二儀苞藏宇宙直寓六骸宣云直猶特以六骸爲吾寄寓成云六骸身首四肢也象耳目宣云以耳目爲吾迹象一知之所知上知謂智下知謂境純一無二而心未嘗死者乎宣云得其常心不以死生變彼且擇日而登假假徐音遐宣云曲禮天王登假此借言遺世獨立擇日猶言指日案言若黃帝之遊於太清人則從是也宣云人自不能舍之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因常季疑駘有動衆之意故答之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无人雜篇作瞀人子產謂

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郭云羞與刖者並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郭云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己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執政子產自稱違避也齊同也斥其不遜讓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伯昏先生之門以道德相高固有以執政自多如此者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子乃悅愛子之執政而致居人後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无過止猶集也明鏡無塵親賢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宣云取大求廣見識案取大猶言引重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既已殘形猶與堯爭善宣云堯乃善之至者故以爲言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宣云計子之素行必有過而後致兀尚不足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狀猶顯白也自顯言

其罪過以爲不至亡足者多矣不顯言其罪過而自反以爲不當存足者少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宣云以兀爲自然之命不介意非有德者不能而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上二中如字下二中竹仲反以羿彀喻刑網言同居刑網之中孰能自信無過其不爲刑罰所加亦命之偶值耳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郭云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以善道淨我心累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未聞先生以殘形見擯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以道德相友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以形迹相繩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蹵然起謝乃者猶言如此子無乃稱謂子毋如此言也大宗師篇不知其所以乃亦謂不知其所以如此也

魯有兀者叔山无趾李云叔山氏宣云無足趾遂爲號踵見仲尼崔云無趾故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

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宣云有尊於足者不在形骸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宣云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前惡虧德求學以補之況無惡行而全德者乎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俞云賓賓猶頻頻也賓聲頻聲之字古相通廣雅釋訓頻頻比也郭云怪其方復學於老聃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李云諔詭奇異也案呂覽傷樂篇作俶詭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蘄期同言彼期以異人之名聞於天下不知至人之於名視猶己之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言生死是非可通爲一何不使以死生是非爲一條貫者解其迷惑庶幾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

可解言其桎梏如此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釋文惡醜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未嘗先人感而後應无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宣云濟猶拯也无聚祿以望人之腹李楨云說文望月滿也腹滿為飽猶月滿為望故以擬之又以惡駭天下非以美動人和而不唱未嘗招引人知不出乎四域知名不出四境之遠且而雌雄合乎前宣云婦人丈夫皆來親之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郭云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无宰寡人傳國焉成云國无良宰傳以國政釋文傳文專反悶然而後應悶然不合於其意而後應焉氾而若辭氾然不係於其心而若辭

焉寡人醜乎李云醜慚也卒授之國无幾何也去寡人而行成云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寡人卹焉若有亡也宣云卹憂貌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釋文㹠本又作豚郭注食乳也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釋文眴本亦作瞚司馬云驚貌俞云眴若猶眴然徐无鬼篇眾狙恂然棄而走眴恂並夐之叚借說文夐驚辭也始就其母食少焉覺其死皆驚走也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郭云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案言㹠子以母之不顧見己而驚疑又不得其類生之氣類而捨去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成云使其形者精神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郭云翣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翣將安施成云翣者武飾之具武王爲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垂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翣資是知翣者武之所資無武則翣無所資以喻無神則形無所愛也李云資送也刖者之屨无爲愛之釋文爲于僞反郭云愛屨者爲足故耳皆无其本矣翣本於武屨本於足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

耳御女不加修飾使其質全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匹夫取妻休止於外官不役之使其形還形全猶足以為爾上二事皆全其形而況全德之人乎宣云德全則有本人豈能不愛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成云並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日夜相代乎前詳又見齊物論篇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宣云雖有智者不能詰所自始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成云滑亂也郭云靈府精神之宅宣云惟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足以滑吾之天和不可以擾吾之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无郤而與物為春李云兌悅也郤間也宣云使和豫之氣流通不失吾怡悅之性日夜無一息間隙隨物所在同遊於春和之中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宣云是四時不在天地而吾心之春無有間斷乃接續而生時於心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

盛也郭云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爲法也郭云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蕩動也內保其明外不動於物德者成和之修也宣云修太和之道既成乃名爲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含德之厚人樂親之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成云執持綱紀憂於兆庶飲食教誨恐其夭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宣云孔子之言哀駘它者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闉跂支離无脤成云闉曲也謂攣曲企踵而行脤脣也謂支體坼裂傴僂殘病復無脣也釋文脤徐市軫反又音脣說衞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上說言說下說音悅其下同釋文脰頸也李云肩肩羸小貌李楨云攷工梓人文數目顧脰注云顧長脰貌與肩肩義合知肩是省借本字當作顅案衞君說之顧視全人之脰反覺其羸小也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說文癭瘤也李云云甕㼜大癭貌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總上）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形宜忘德不宜忘反是乃眞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心於虛）而知爲孽（智慧運動而生支孽）約爲膠（禮信約束而相膠固）德爲接（廣樹德意以相交接）工爲商（工巧化居以通商賈）聖人不謀惡用知（心無圖謀故不用智）不斲惡用膠（不彫琢何須約束）无喪惡用德（德之言得也本無喪失何用以德相招引）不貨惡用商（不貴貨物無須通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釋文鬻養也知約德工四者天所以養人也天養者天所以食之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受食於天則當全其自然不用以人爲雜之）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屏絕情感）有人之形故羣於人（成云和光混迹）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絕是非之端）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崔云類同於人所以爲小情合於天所以爲大成云謷高大貌也）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成云虛通之道爲之

相貌自然之理遺其形質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无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宣云言惠子先誤認情字案郭以是非承上言非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宣云本生之理不以人爲加益之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成云若不資益生道何以有其身乎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有其身者如此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成云槁梧夾膝几也言惠子疏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說形勞心倦疲怠而瞑天選子之形選解如孟子選擇而使子之選子以堅白鳴言子以此自鳴與公孫龍堅白之論何異齊物論所謂以堅白之昧終也解見前

內篇大宗師第六

本篇云人猶效之效之言師也又云吾師乎吾師乎以道爲師也宗者主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凡物皆自然而生則當順其自然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

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兩其知音智不彊知則智得所養郭云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雖然有患成云知雖盛美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成云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知亦待奪無常唯當境知兩忘然後無患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成云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即人謂人即天所謂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泯合天人混同物我也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郭云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眞而不可亂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虛懷任物雖寡少不逆忤不雄成不以成功自雄不謨士成云虛夷而士衆自歸非謀謨招致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成云天時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爲美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危難生死不以介懷其能登至於道非世之所爲知也古之眞人其寢不夢成云絕思想故寢寐寂泊其覺無憂郭云隨所寓而安其

食不甘成云不耽滋味其息深深李云內息之貌眞人之息以踵成云踵足根宣云呼吸通
於湧泉衆人之息以喉宣云止於厭會之際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成云屈服謂議論爲人所
屈嗌喉咽也嗌聲之未出言聲之已出吞吐之際如欲哇然以狀無養之人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情欲深重機神淺鈍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郭云與化爲體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釋文距本又作拒李云欣出則營生拒入則惡死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宣云
成云翛然無係皃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宣云知生之源任死之歸受而喜之宣云
受生之後常自得忘而復之宣云忘其死而復歸於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
助天是之謂眞人郭云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傷也俞云捐郭注捐疑揹之誤若然者其心志宣云志當作忘無思其容寂宣云無爲其顙頯
宣云顙額也頯大朴貌宣云頯上聲淒然似秋煖然似春郭云殺物非爲威生物非爲仁喜怒通
四時宣云喜怒皆無心如四時之運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宣云隨事合宜而莫窺其際故聖

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崔云亡敵國而得其人心利澤施於萬物不為愛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情不求通物而物自通為聖人有親非仁也至仁則無私親天時非賢也宣云擇時而動有計較成敗之心有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不觀其通故有趨避行名失己非士也成云必所行求名而失己性非有道之士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宣云徒棄其身而無當真性為世所役非能役人若狐不偕成云姓狐字不偕堯時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成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負石自沈於廬水伯夷叔齊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紀他成云湯時逸人聞湯讓務光恐及乎己遂將弟子蹈於窾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以踣河申徒狄釋文殷時人負石自沈於河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宣云為人用快人意與真性何益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郭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俞云郭注非也此言其狀非言其德義讀為峩峩然也朋讀為崩易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无咎是也義而不朋言其狀峩然高大

而不崩壞也 若不足而不承 宣云卑以自牧而非居人下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王云觚特立不羣也崔云觚棱也李楨云觚是孤借字釋地觚竹釋文本又作孤此孤觚通作之證孤特者方而有棱故字亦借觚焉之與與乎其觚與張乎其虛對文與當是趣之借字說文趣安行也案不堅謂不固執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成云張廣大貌案廓然清虛而不浮華 邴邴乎其似喜乎 向云邴邴喜貌郭云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向云崔動貌成云迫而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也 滀乎進我色也 簡文云滀聚也宣云水聚則有光澤言和澤之色令人可親 與乎止我德也 與相接意宣云寬閒之德使我歸止 厲乎其似世乎 崔本厲作廣當從之俞云世乃泰之借字廣與泰義相應郭慶藩云厲廣古通借泰字作大世大古亦通借 謷乎其未可制也 成云謷然高遠超於世表不可禁制 連乎其似好閉也 李云連綿長貌郭云綿邈深遠莫見其門成云默如關閉不關見也釋文好呼報反 悗乎忘其言也 釋文悗忘本反成云悗無心貌以上言眞人德行下明其利物爲政之方 以刑爲體 郭云刑者治之體非我爲 以禮爲翼 郭云禮者世所以自行非我制 以知爲時 郭云知者時之動非我唱 以德爲循

郭云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郭云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郭云順世所行故無不行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知以應時不得已於世事隨宜付之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宣云德之所在人人可至我特循之耳如丘之所在有足者皆可至我特與同登耳非自立異案無意於行自然而至故曰與有足者至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宣云人觀真人為勤行不怠豈知其毫末以我與乎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成云戢忘懷於美惡亦遺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成云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凡聖不二故不一皆一之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成云同天人齊萬致與天而為類也彼彼而我我與人而為徒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成云雖天無彼我人有是非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此趣者可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死生與夜旦等皆由天命不可更以人與此物之情實無足係

戀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身知愛天而況卓然出於天者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宣云勢分勝乎己而身猶死之宣云效忠而況其眞乎身知愛君而況確然切於君者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喩貪生懼死不如相忘於自然泉涸四語又見天運篇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宣云此道字輕謂是非之道言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忘其累案二語又見外物篇下三字作閉其所譽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宣云純任自然所以善吾生也如是則死亦不苦矣案六語又見後列子天瑞篇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逸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鳥也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舟可負山可移宣云造化默運而藏者猶謂在其故處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藏無大小各有

所宜然無不變之理宣云遯生於藏之過若潛天下之理非我所得私而因所付之天下則此理隨在與我共之又烏所遯哉此物理之實也案極物之大情猶言常物之通理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犯與範同見範人形猶喜之若人之生無窮孰不自喜其身者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宣云聖人全體造化形有生死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故曰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釋文妖本又作天成云壽天老少都不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所嫌惡猶足爲物師傅人放效之況混同萬物冥一變化爲物宗匠不亦宜乎夫道有情有信无爲无形宣云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成云恬然寂寞無爲也視之不見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郭云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成云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自本自根宣云道爲事物根本更無有爲道之根本者自本自根耳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成云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神鬼神帝下文堪坏馮夷等鬼也豨韋伏羲等帝也其神皆道神之生天生地成云老子云天得一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陰陽未判是爲太極天地四方謂之六極成云道在太極之先不爲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爲深邃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釋文長丁丈反案此語又見後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成云狶韋卽豕韋蓋古帝王也成云挈又作契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成云襲合也氣母元氣之母爲得至道故能畫八卦演六爻調陰陽合元氣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成云北斗爲衆星綱維故曰維斗得至道故經持天地歷終始無差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崙釋文崔坏作邳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成云崐崙山神名襲入也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云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死肩吾得之以處大山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成云得道處東岳爲太山之神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崔云黃帝得道而上天也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李云顓頊高陽氏玄宮北方宮也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成云得道爲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釋文

海外經云北方禺强黑身手足乘兩龍郭璞以爲水神人面鳥身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釋文山海經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水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崔云少廣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崔云彭祖壽七百歲或以爲仙不死成云上自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云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傳說一星在尾上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釋文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案下引七事以明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李云葵當爲綦聲之誤也釋文偊徐音禹一云是婦人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李云卜梁姓倚名宣云倚聰明似子貢偊忘聰明似顏子也

吾

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守而不去與爲諄復參日而後能外天下成云心既虛寂萬境皆空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郭云物者朝夕所需切己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成云隳體離形坐忘我喪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成云死生一觀物我兼忘豁然如朝陽初啟故謂之朝徹宣云朝徹如平旦之清明朝徹而後能見獨見一而已見獨而後能无古今成云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故無古今之異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宣云生死一也至此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蘇輿云殺生二語申釋上文絕貪生之妄覬故曰殺生安性命之自然故曰生生死生順受是不死不生也爲物无不將也无不迎也成云將送也道之爲物拯濟無方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无不毀也无不成也成云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迎而迎無不生成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郭嵩燾云孟子趙注

攖迫也物我生死之見迫於中將迎成毀之機迫於外而一無所動其心乃謂之攖寧置身紛紜蕃變交爭互觸之地而心固寧焉則幾於成矣成故曰攖而後成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成云副貳也宣云文字是翰墨爲之然文字非道不過傳道之助故謂之副墨又對初作之文字言則後之文字皆其孳生者故曰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成云羅洛誦之案謂連絡誦之猶言反復讀之也洛絡同音借字對古先讀書者言故曰洛誦之孫古書先口授而後著之竹帛故云然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見解洞徹瞻明聞之聶許聶許小語猶囁嚅聶許聞之需役成云需須役行也須勤行勿怠者需役聞之於謳釋文於音烏王云謳歌謠也宣云詠歎歌吟寄趣之際於謳聞之玄冥宣云玄冥寂寞之地玄冥聞之參寥宣云參悟空虛參寥聞之疑始宣云至於無端倪乃聞道也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始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崔云淮南子祀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頓千里云淮南精神篇作子求非求永字經傳多互誤抱朴子博喻篇子永歎天倫之偉案据此下祀輿字當互易孰能以

无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成云人起自虛無故以無爲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爲脊死最居後故以死爲尻死生雖異同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誰能知是我與爲友也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成云子輿自歎司馬云拘拘體拘攣也曲僂發背成云傴僂曲腰背骨發露上有五管五藏之管向上頤隱於齊同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項椎其形似贅言其上向陰陽之氣有診郭云診陵亂也同戾其心閒而無事宣云不以病攖心跰躃而鑑於井成云跰躃曳疾貌曳疾力行照臨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重歎之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无同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司夜也雞疑是卵字之誤時夜卽雞也既化爲雞何又云因以求雞惟雞出於卵鴞出於彈故因卵以求時夜因彈以求鴞炙耳齊物論云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與此文大同亦其明證

矣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郭云無往不因無因不可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成云得者生也失者死也案養生主篇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與此文證合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郭云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成云喘喘氣息急也子犁往問之曰叱避叱令其妻子避无怛化釋文怛驚也勿驚將化人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爲爲何物將奚以汝適適往也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王云取微蔑至賤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成云陰陽造化何啻二親乎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彼陰陽悍不順宣云

近迫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六語又見大宗師篇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且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大冶鑄金匠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犯同範偶成爲人遂欣愛鄭重以爲異於衆物則造化亦必以爲不祥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何關念慮成然寐蘧然覺成然爲人寐也蘧然長逝覺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成云如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無心於相與無意於相爲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無爲而相爲也反覆其意亦然孰能登天游霧宣云超於物外撓挑无極李云撓挑猶宛轉也宛轉玄曠之中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宣云不悅生不惡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崔云莫然定也閒頃也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成云供給喪事或編曲李云曲蠶薄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汝而我猶爲人猗成云猗相和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是謂子貢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無自修行之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崔云命名也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成云方區域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王引之云爲人猶言爲偶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公食大夫禮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爲人義同齊俗篇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尤其明證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成云氣聚而生譬疣贅附縣非所樂以死爲決疣潰癰釋文疣胡亂反宣云疽屬成云氣散而死若疣癰決潰非所惜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先後之所在宣云一氣循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宣云卽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之說蓋視生偶然耳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宣云外身也視死偶然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成云任來生死莫知其極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爲之業成云芒然無知貌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成云憒憒煩亂釋文觀示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成云方外方內未知夫子依從何道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成云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夫子既依方內是自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乎雖然吾與汝共之宣云己之所得不欲隱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詣也造乎水者魚之樂造乎道者人之樂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釋文池本亦作地案兩本並通魚得水則養給人得道則性定生性字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宣云愈大則愈適豈但養給生定而已子貢曰敢問畸人司馬云畸不耦也郭云問向所謂方

外而不偶於俗者安在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司馬云侔等也成云率其本性與自然之理同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宣云拘拘禮法不知性命之情而人稱爲有禮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案各本皆同疑複語無義當作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成云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案不偶於俗卽謂不偕於禮則人皆不然之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文義甚明蘇輿云以人之小人斷定畸人則琴張孟孫輩皆非所取莊生豈眞不知禮者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名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郭陸成本壹字絕句李楨云文義未完蓋魯國三字當屬上句與應帝王篇功蓋天下義同釋言弇蓋也釋名蓋加也並有高出其上之意言才以善處喪名蓋魯國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成云進過也宣云其盡道過於知喪禮者唯簡之而不得宣云簡者略於事世俗相因不得獨簡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夫已有所簡矣宣云然已無涕不戚不哀是已有所簡矣蘇輿云二語泛言不屬孟孫氏說姚

云常人束於生死之情以爲哀痛攖之而不得不知於性命之眞已有所簡矣似較宣說爲優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宣云生死付之自然此其進於知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成云先生後死既一於死生故無去無就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宣云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所不可知之化如此而已案死爲鬼物化也鼠肝蟲臂所不知之化也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宣云四語正不知之化總非我所能與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宣云未能若孟孫之進於知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彼孟孫氏雖有駭變之形而不以損累其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成云旦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爲宅舍之日新耳姚云情實也言本非實有死者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乃猶言如此人哭亦哭已無容心蘇輿云孟孫氏特覺句絕言我汝皆夢而孟孫獨覺人哭亦哭是其隨人發哀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人每見吾暫有身則相與吾之豈知吾所謂吾之果爲吾乎果非吾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厲戾同聲通用至也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

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未知魚鳥是覺邪夢邪抑今人之言魚鳥者是覺邪夢邪）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宣云人但知笑為適意不知當其忽造適意之境心先喻之不及笑也及忽發為笑又是天機自動亦不及推排而為之是適與笑不自主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宣云由此觀之凡事皆非己所及排冥冥中有排之者今但當安於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成云意而古之賢人郭云資者給濟之謂）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成云必須己身服行亦復明言示物）許由曰而奚為來軹（而汝也軹同只）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宣云如加之以刑然）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成云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案言汝既為堯所誤何以遊乎逍遙放蕩縱任變化之境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宣云言雖不能遊塗願涉其藩籬）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

失其美（成云无莊古之美人爲聞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據梁之失其力（成云據梁古之多力人爲聞道守雌故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成云黃帝有聖知亦爲聞道故能亡遺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釋文捶本又作錘成云鑪竈也錘鍛也三人以聞道契眞如器物假鑪冶打鍛以成用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宣云乘猶載也黥劓則體不備息之補之復完成矣天今使我遇先生安知不使我載一成體以相隨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𩐋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司馬云𩐋碎也盧文弨云說文作𩐋亦作𩐋𩐋省作𩐋成云素秋霜降碎落萬物非有心斷割而爲義靑春和氣生育萬物非有情恩愛而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成云萬象之前先有此道而日新不窮案語又見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成云天覆地載以道爲原衆形彫刻咸資造化同窠自然故巧名斯滅）此所遊已（宣云應上遊）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司馬云坐而自忘其身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成云墮毀廢黜退除離形去知宣云總上二句同於大通成云冥同大道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宣云無私心化則无常也宣云無滯理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郭誠賢乎吾亦願學極贊以進回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雨三日以往爲霖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崔云不任其聲憊也成云趨卒疾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成云歌詩似有怨望故驚怪問其所由曰吾思乎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

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知命所爲順之而已

內篇應帝王第七郭云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見齊物論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釋文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卽被衣王倪之師也淮南子曰齧缺問道於被衣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而汝有虞氏不及泰氏成云泰氏卽太昊伏羲也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非始出於非人崔云懷仁心以結人也宣云非人者物也有心要人猶繫於物是未能超出於物之外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云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成云或馬或牛隨人呼召其知情信成云率其眞知情無虛矯其德甚眞郭云任其自得故無僞而未始入於非人宣云渾同自然毫無物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崔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俞云日猶言日者也義見左文七年襄二十六年昭七年十九年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司馬云出行也王念孫云經式義度皆謂法也義讀為儀古字通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成云以己制物物喪其眞是欺誑之德非實道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涉海而鑿為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知也治外乎用法是治外也正而後行正其性而後行化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李云確堅也宣云不強人以性之所難為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成云矰網鼷鼠小鼠神丘社壇宣云物尚有知如此而曾二蟲之无知曾是人之無知不如二蟲乎

天根遊於殷陽崔云地名至蓼水之上李云蓼水水名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俞云釋詁豫厭

也楚詞惜誦行婞直而不豫兮王注豫厭也此怪天根之多問猶云何不憚煩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人偶也詳大宗師篇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成云莽眇深遠案謂清虛之氣若鳥然以出六極之外成云六極猶六合而遊无何有之鄉說見逍遙遊篇以處壙埌之野崔云壙埌猶曠蕩也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帛徐音藝未詳何字崔本作為當從之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宣云不用我智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成云姓陽字子居案即楊朱見寓言篇注有人於此嚮疾強梁嚮往敏疾彊幹果決物徹疏明事物洞徹疏通明達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言此其學聖人如胥之易如技之係徒役其形心者也郭慶藩云胥徒民給徭役者易治也胥易謂胥徒供役治事技係若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是為技所係也且曰虎豹之文來田以文致獵猨狙之便捷也執斄之狗來藉

司馬云藉繫也案微徇以能致繫二語亦見天地篇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成云聖人功成不居似非己爲之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宣云貸施也成云百姓謂不賴君之能有莫舉名宣云似有而無能名使物自喜成云物各自得立乎不測宣云所存者神而遊於无有者也宣云行所無事

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黃帝篇云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或歲或月或旬日無不神驗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宣云惟恐言其不吉列子見之而心醉向云迷惑於其道也歸以告壺子列子作壺邱子司馬云名林鄭人列子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云謂季咸之至又退於夫子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成云與授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全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邪案列子既其文作無其文張湛注引向

秀云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無文相發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聖人之智必有感而後和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郭云喻列子未懷道而以道與世亢必信而汝也信讀曰伸言汝之道淺而乃與世亢以求必伸列子亢作抗夫故使人得而相女故使人得而覩劇之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宣云言無氣焰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列子注引向云塊然若土也萌乎不震不正俞云列子作罪乎不誫不止當從之罪讀爲嶵說文作嵬云山貌震卽誫之異文不誫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嶵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止誤作正失其義矣據釋文崔本作不誫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案列子注引向云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成云杜塞也列子幾作機下同注引向云德幾不發故曰杜嘗又與來嘗亦試也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

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列子全作灰吾見其杜權矣宣云杜閉中覺見有權變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注引向云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此地之文不猶外乎案郭注地之作之地外作卵是誤字昔人謂郭竊向注殆不然此類得毋近是乎名實不入郭注則下作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爲棄物矣案而機發於踵宣云一段生機自踵而發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宣云善即生意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釋文側皆反本又作齋下同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列子勝作朕當從之注引向云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案郭注莫見其迹作故勝負莫得厝其閒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宣云衡平也列子注引向云無往不平混然一之案郭注同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列子鯢桓之審作鯢旋之潘張注以爲當作蟠云鯢大魚桓盤桓也蟠洄流也言大魚盤桓其水蟠洄而

成深泉淵有九名者謂鯢桓止水流水濫水[illegible][illegible]沃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氿水[illegible][illegible]雍水[illegible][illegible]汧水[illegible][illegible]肥水[illegible][illegible]是爲九淵皆列子之文成云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鯨鯢盤桓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一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深根冥極不出見吾之宗主吾與之虛而委蛇成云委蛇隨順貌郭云無心而隨物化案列子委蛇作倚移義同不知其誰何向云汎然無所係案郭注同因以爲弟靡釋文弟音頹弟靡不窮之貌盧文弨云正字通弟作弟後來字書亦同之而於古無有也類篇弟字下有徒回反一音云弟靡不窮兒正本此列子作茅靡因以爲波流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王念孫云崔本是也蛇何靡隨爲韻蛇古音徒禾反靡古音摩隨古亦音徒何反故逃也成云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千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故季咸逃遯也案列子注引向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卽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卽謂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

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成云始覺壺上道深自知未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向云遺恥辱食豕如食人釋文食音嗣郭云忘貴賤也於事无與親不近世事彫琢復朴成云彫琢華飾之務悉皆屏除復於朴素塊然獨以其形立塊然無偶紛而封哉釋文紛而崔云亂貌哉崔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李楨云崔本是也列子作份然而封戎六句人親韻朴立戎終各自爲韻一以是終宣云道無復加也引季咸壺子事明帝王當虛己無爲立於不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其取意微渺無倫以上引五事爲證

无爲名尸成云尸主也無爲名譽之主无爲謀府無爲謀慮之府无爲事任郭云付物使各自任无爲知主釋文知音智成云不運智以主物體盡无窮體悟眞源冥會無窮而遊无朕崔云朕兆也成云朕迹也晦迹韜光故無朕盡其所受於天而无見得全所受於天而無自以爲得之見亦虛而已郭云不虛則不能任羣實至人之用心若鏡郭云鑒物而無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成云將送也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故能勝物而不

傷成云用心不勞故無損害此段正文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貌儵忽譬有爲合和譬無爲崔云渾沌無孔竅也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郭云爲者敗之此段喻意

莊子集解卷三

長沙　王先謙　益

外篇駢拇第八蘇輿云駢拇下四篇多釋老子之義風自命固絕高觀天下篇可見四篇於申老外別無精義蓋學莊者緣老爲之且文氣直衍無所發明亦不類內篇汪洋恣肆王氏夫之姚氏鼐皆疑外篇不出莊子最爲有見即如此篇首云淫僻於仁義之行末復以淫僻仁義平列駢駁顯然且云余媿乎道德莊子焉肯爲此謙語乎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李云駢併也成云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枝指手有六指也崔云侈過也案生而有之故曰出乎性德之言得也所得比人爲過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附贅縣疣見大宗師篇形既成而後附故曰出乎形然過於自然之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成云方道術也案多術以施用仁義者以五性爲人所同有而列於五藏以配五行然非道德之本然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樹立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情實淫僻於仁義之

行淫過也過讀於正故曰淫僻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言自離朱諸人始也成云斧形謂之黼兩己相背謂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煌煌眩目貌司馬云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鍼鋒孟子作離婁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釋文師曠晉大夫善音律能致鬼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郭云生而有耳目者所用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至也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枝於仁者謂標舉仁義如枝生一指曾史性優於仁義而性不長者爭慕之天下喧擾如簧如鼓以奉不能及之法式也曾史曾參史魚王念孫云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爲搴形近而誤擢搴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搴取也拔也方言作攓云取也南楚曰攓說文作㩮云拔取也淮南俶眞篇俗世之學擢德攓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蟯振繾物之毫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皆其證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游心

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崔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縈繩之結也一云瓦當作丸案竄易文句游蕩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閒也郭嵩燾云敝謂勞敝也跬譽猶云咫言半步爲跬司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跬譽者邀一時之近譽勞敝於有近譽無實用之言故謂之駢於辯楊朱墨翟稟性多辯故特舉之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俞云上正字乃至字之誤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釋文跂其知反宣本作歧案跂歧同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成云鳧小鴨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无所去憂也宣云率其本然自無憂何待去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蘇輿云仁人宣本作仁義是郭注云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眞可謂多憂也似所見本亦作仁義此言仁義束縛使人失其常性而多憂患在宥篇愁其五藏以爲仁義卽此旨此緣下仁人而誤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

於數其於憂一也駢者數不足枝者數有餘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司馬云蒿目亂也俞云蒿是睢之叚字玉篇睢目明又望也是睢爲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爲睢然遠望故云然睢與蒿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白鳥翯翯孟子作鶴鶴文選景福殿賦作睢睢蒿之通睢猶翯之通鶴與睢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決潰也如水之決隄而出情實饕貪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蘇輿云自三代以下者莊子有此文法胠篋在宥篇屢見何其囂囂也成云囂囂猶讙聒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成云鉤曲繩直規圓矩方皆損害木性待纆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成云約束縛也侵傷其德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禮樂周旋是屈折也呴俞猶煦嫗假仁義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釋文廣雅纆索也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宣云誘然若有導以生者同焉皆得而

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古今無二理不可以人爲損之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連連相續貌此尊道德而斥仁義]夫小惑易方[迷於所向]大惑易性[失其眞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俞云招舉也釋文撓亂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奔馳以從之]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郭云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以名利易性]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以家天下易性]故此數子者[蘇輿云數子猶言此數等人]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釋文張揖云壻婢之子謂之臧崔本穀作穀云孺子曰穀]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釋文筴字又作策李云竹]

僩也塞博之類也案策當讀如左傳繞朝贈策之策驅羊鞭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成云跖柳下惠從弟卒徒九千常爲巨盜東陵山名又云即太山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則有之則與而同義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跖與夷同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宣云稱名何取相異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釋文屬謂係屬成云臧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釋文司馬云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爲人主上食淮南云俞兒狄牙嘗淄澠之水而別之◎一云俞兒黃帝時人狄牙則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一云俞兒亦齊人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

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在自得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宣云此句疑言味而誤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成云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眞不蕩於外者卽物皆聰明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此舍己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己已亡矣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郭云苟以失性爲淫僻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案大宗師篇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屠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莊子以全生爲大故於伯夷一流人深致不滿但務光申徒狄諸人情事未詳當時或有可以不死之道至夷齊箕子所係至重不可一概而論此所見與聖人異也余愧乎道德宣云謙詞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

也宣云莊子將仁義淫僻例視何有上下之目此上下二字就俗見言之案三代以來視道德甚尊而論仁義不分析韓非子混義於仁此文亦以仁義併入仁人內言之自孔孟書外罕能推見仁義之分者漆園固別有微指世儒亦無復深求昌黎原道一篇開宗明義獨舉仁義道德四字開示學人所以能拔出唐賢而上契古聖也

外篇 馬蹄第九 蘇輿云老子云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通篇皆申此旨而終始以馬作喻亦莊子內篇所未有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釋文崔本足作尾司馬云陸跳也字書作踛踛馬健也郭慶藩云崔足作尾文選江賦注引亦作尾陸作踛云踛音六廣韻踛力竹切翹踛也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雖極居處之壯麗非馬性所適也釋文義徐音儀路正也大也崔云路寢正室俞云義儀古通儀臺猶言容臺淮南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容臺行禮容之臺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釋文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司馬云燒鐵以爍之剔謂翦其毛郭嵩燾云雒同烙謂印烙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釋文廣雅羈勒也馽丁邑反崔云絆前後足也文選馬汧督誄注引司馬云皁櫪也棧若櫺牀施之溼地也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司馬云橛銜也飾謂加飾於馬鑣也成云帶皮曰鞭無皮曰筴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釋文陶窰也崔云埴土也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其過與治天下者等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成云物各自足故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成云黨偏命名天自然也宣云渾一無偏任天自在蘇輿云與天爲一泯善惡之黨於義亦通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崔云塡塡重遲顚顚專一也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成云蹊徑隧道郭云不求非望故止於一家而足萬物羣生連屬其鄉宣云各就所居爲連屬禽獸成羣草木遂長郭云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

攀援而闚郭云與物無害故物馴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族聚也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郭云知則離道以善欲則離性以飾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李云蹩躠踶跂皆用心爲仁義之貌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李云澶漫猶縱逸也郭嵩燾云摘僻當作摘擗楚詞王注擗析也摘者摘取之擗者分析之謂辟也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成云純樸不殘全木未彫也犧尊酒器刻爲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成云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郭云此皆變樸爲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成云以仁義之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摩同怒

則分背相踶（宣云馬之踶必向後故曰分背）馬知已此矣（馬所知止此矣李音智作）夫加之以衡扼（釋文衡轅前橫木縛軛者扼又馬頸者也）齊之以月題（司馬云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李云介倪猶睥睨也闉曲也鷙抵也曼突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詭銜竊轡（成云詭銜吐出其勒竊轡盜脫籠頭）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亢其所知而態至於盜）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司馬云赫胥上古帝王也案熙與嬉同以已通作）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企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匡正也縣企縣舉而企及之使人共慕也）而民乃始踶跂好知（踶跂自矜好智行詐）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篇 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司馬云從旁開爲胠蘇輿云說文匱匣也俗加木作）

櫃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釋文廣雅云緘縢皆繩也李云扃關鐍鈕也知音智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釋文三蒼云揭舉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與邪同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李云耒犁耨鋤也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成云闔合也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成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四為邑又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鄭元云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

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釋文自陳恒弑簡公之時數至莊子著書之日其後人爲齊君者已歷十二世姚云自田常至王建十世上合桓子無宇釐子乞爲十二世田氏自桓子始大故合言十二世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崔云讀若拖或作施字胣裂也淮南子曰萇弘鈹裂而死子胥靡釋文靡池反崔云爛之於江中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郭云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猶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蘇輿云聖法寄於刑賞而桀紂用法以戮賢故盜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无有道邪成云何往非道夫妄意室中之藏成云起妄心揣量商度有無必中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

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俞云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說文豕下云竭其尾故謂之豕脣竭謂反舉其脣以向上魯酒薄而邯鄲圍釋文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成云鉤腰帶鉤也竊國者爲諸侯諸侯

之門而仁義存焉王引之云存焉當作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古書如此句法甚多矣當此四句誅侯爲韻門存爲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成云逐隨也宣云揭舉也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止之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明示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釋文擿義與擲同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釋文殫盡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成云擢拔也釋文鑠絕燒斷之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

倕之指李云攦折也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成云人師分內咸有其巧譬猶蜘網蜣丸豈關工匠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成云物不喪眞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混同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崔云不消壞也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成云累憂患也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自炫所得而以爚亂天下者也釋文三蒼云爚火光消也法之所无用也宣云以正法言之皆當去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司馬云此十二氏皆古帝王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

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崔云贏裹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內棄其親若吳起外去其主若虞卿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軌車轍迹結交也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无道好知以援物無道以靖之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李云兔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郭嵩燾云說文率捕鳥畢也詩畢之羅之鳥罟亦謂之畢李說非；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王念孫云鉤當作鈎鈎卽鉤也釋文鈎餌也今正文作鉤後人妄改說詳讀書雜志；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李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郭嵩燾云說文繫傳云長枝爲格削格謂剡削之削格羅落皆所以遮要禽獸漢書鼂錯傳爲中周虎落顏注謂遮落之釋文罝本又作罼爾雅兔罟謂之罝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璞云今翻車；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郭慶藩云荀子非十二子篇知而險議兵篇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凶險則下漸詐矣知詐漸毒四字義同皆謂欺詐也釋文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案頡黠借字。故天

下每每大亂李云每每猶昏昏也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成云爍銷也墮壞也惴耎之蟲釋文惴耎謂無足蟲肖翹之物李云翾飛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李云種種謹慤貌役役鬼黠貌釋夫恬淡无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郭云啍啍以己誨人也

在宥第十一 外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文選謝靈運從宋公戲馬臺詩注引司馬云在察也宥寬也蘇輿云在不當訓察察之則悶治之矣在存也存諸心而不露是善非惡之迹以使民相安於渾沌正胠篋篇舍字之旨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淫過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遷而他效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宣云又何須更治之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成云恬靜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成云愉樂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俞云喜屬陽怒屬陰毗陽毗陰言傷陰陽之和也淮南原道訓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與此義同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成云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崔云喬詰意不平卓鷙行不平也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郭云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成云匈匈讙譁也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音悅下同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釋文相助也成云說禮乃助華浮技能說樂更助宮商淫聲王夫之云與之偕而自失曰相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成云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疵病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獊囊而亂天下也司馬云臠卷不申舒之狀崔本獊作戕云戕囊猶搶攘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宣云豈但過時便任其去乎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宣云乃奕世欣奉不能已如此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无為无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宣云貴愛其身

於爲天下內重而見外之輕此所以於天下無爲乃可以 故君
爲天下之君也蘇輿云身下爾於字當衍四語見老子
子苟能无解其五藏釋文解散也案駢拇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无擢其聰明
擢猶拔也謂顯拔之言以聰明自詡也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不動而如神不言而名章二語
又見天運篇神動而天隨精神方動天機自赴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司馬云炊
累猶動升也向郭云如埃塵之自動案陽春和煦如萬物眉累而炊熟之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藏是臧之誤古字比作臧安臧人心言人心無
由善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成云攖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宣云排抑則降下稍
進則亢上上下囚殺宣云上下之間係之若囚傷之若殺蘇輿云其亢上也如殺其排下也如囚殺則驕囚則僨
淖約柔乎剛彊成云淖約柔弱也郭云能淖約則剛彊者柔矣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
寒凝冰廉棱劌利彫琢刻削也言尖利刻削之人其心燥急則熱如焦火戰惕則寒如凝冰其疾俛仰之
閒而再撫四海之外撫臨也喻其疾速其居也淵而靜宣云言其深伏其動也

縣而天宣云言其飛浮僨驕而不可係者僨驕不可禁係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无胈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李云胈白肉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郭慶藩云釋言矜苦也矜其血氣猶孟子言苦其心志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釋文峗本亦作危案古注夫字下屬今以屬上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宣云不安其性下有桀跖上有曾史成云桀跖行小人之行爲下曾史行君子之行爲上而儒墨畢起同時並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德本玄同而此有不同之迹而性命爛漫矣成云爛漫散亂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上窮其智百姓不能供其求於是乎釿鋸制焉釋文釿音斤本亦作斤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工匠以繩墨正木人君以禮法正人工匠以斤鋸椎鑿殘木人君以刑法殘人天下脊脊大亂釋文脊脊相殘

藉也案與藉藉同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俞云嵁當爲湛文選封禪文李注湛深也山以大言巖以深言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釋文廣雅殊斷也崔云械夾頸及脛者皆曰桁楊案相枕謂已死者相推相望言其多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同噫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司馬云椄槢械楔成云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枘桁楊以椄槢爲管桎梏以鑿枘爲用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向云嚆矢矢之鳴者字林云嚆大呼郭云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釋文廣成子或云卽老子爾雅云北戴斗極爲空同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成云欲取陰陽精氣助成

五穀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成云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遂順也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成云而汝也下同所問粗淺不過形質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宣云猶言朴散之餘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草木不待黃而落司馬云殺氣多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宣云天地之氣凋耗如此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成云汝是諂佞之人心甚狹劣李云翦翦淺短貌案翦與譾同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示潔淨閒居三月復往邀之邀求請也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手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蹶然疾起貌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无勞女形无搖女精乃可以長生宣云此言安外以養內也目无所見耳无所

聞心无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絕思慮閉女外止動作多知爲敗宣云內外交引病在於知故總言之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遂傳達也至人智照如日月故名大明有感而動故曰遂於大明之上無感之時深根凝湛故曰入於窈冥之門天地有官宣云兩儀分職陰陽有藏宣云互爲其根愼守女身物將自壯宣云物卽道也守身則道得其養將自成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宣云二氣之和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宣云形神相守長久之道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宣云與天合德廣成子曰來吾語女彼其物无窮而人皆以爲有終道如循環然而人以爲沒則已焉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爲有極道本無盡而人以爲有盡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雖見光明已爲土壤今夫百昌百物昌盛謂之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宣云人不知道與物何異故余將去

女入无窮之門以遊无極之野成云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間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成云參同也當我緡乎遠我昏乎釋文緡泯合也郭嵩燾云緡昬字通緡亦昏也當我鄉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任人之向背一以無心應之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宣云與道不息

雲將東遊初學記一引司馬云雲將雲之主帥過扶搖之枝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而適遭鴻蒙司馬云自然元氣也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成云拊拍也雀躍跳躍也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李云倘自失貌贄不動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司馬云叟長者稱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合地氣鬱結六氣不調成云陰陽風雨晦明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成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尊之曰天如黃帝之稱廣成子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自得所求自適所往遊者鞅掌有款在掌言出遊也以觀无妄宣云真機之自動者吾但從而寓目焉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百姓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宣云謝之不去今則民之放也郭云為所放效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成云亂天常道逆物真性自然之化不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獸散其羣鳥鳴於夜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止本亦作昆蘇輿云止豸同意治人之過也釋文意本又作噫噫下同郭云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宣云言害已深僊僊乎歸矣成云僊僊輕舉貌勸令歸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唯心當養汝徒處无為而物自化成云徒但也墮爾形體吐爾

聽明成云身心兩忘倫與物忘人倫庶物皆泯其迹大同乎涬溟司馬云涬溟自然氣也宣云與浩氣同體解心釋神莫然无魂宣云解其黏釋其縛成云魂好知爲莫然無知同死灰槁木萬物云云成云云云衆多也蘇輿云案云云老子作芸芸自然貌各復其根宣云皆得其无妄之眞本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宣云不開其知識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成云用知乃離自然之性无問其名无闚其情宣云物本無名我不必問本無情不必闚物故自生成云任於獨化物得生理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宣云言己超出於衆皆當從己也夫以出於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非果能超出於衆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並無獨見但因聞衆論遂執一而安之則反不如能集衆技者之信爲衆矣而欲爲人之

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宣云然且欲以己見治人之國者此徒以聖知仁義爲利而不見其害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一事不成萬事隨之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郭云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蘇輿云言有土者自以爲若有物存則爲物所物矣惟物而不物故能以一身物萬物下文獨有卽無物之旨而不物故能物物宣云不見有物則超乎物外故能主宰乎物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成云人欲出衆而已獨遊衆無此能是名獨有獨有之人百姓荷戴以斯爲主可謂至尊至貴也

大人之敎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

下配成云配匹也先感為主應者為匹處乎无響郭云寂以待物行乎无方郭云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无端俞云釋詁適往也適復猶往復撓撓亂也惟大人能提挈世俗往復撓亂之人與之共遊於無端出入無旁宣云去聲與日无始成云與日俱新故無終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論其形貌合乎大同人羣不自立異而无己无己惡乎得有有郭云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有者昔之君子宣云三代所謂明聖覩無者天地之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民物雖卑賤惟當因而任之反其性則亂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郭云事藏於彼而各自為故不可自為但當因任耳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成云法言教也理妙法麤故順陳說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成云義雖去道疏遠衍其合理悉須取斷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成云親偏愛狹汎廣乃大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成云積厚也節文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修德之人與世中和自然

高遠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成云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甚自簡易其唯道乎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云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羣物而不助其性分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郭云不謀而一所以爲易會於仁而不恃所爲自與仁會不恃賴之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俞云諱讀爲違廣雅釋詁諱避也國語韋注違避也二字聲近義通不諱卽不違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成云因於物性以法齊之故不亂恃於民而不輕郭云恃其自爲不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郭云因而任之不去其本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成云素無之不可強爲性中有者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成云闇自然之理則澆薄之德不純不通於道者无自而可成云偏事面牆無從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无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宣云此段意膚文雜與本篇義不甚切不似莊子之筆或後人續貂耳案宣疑是也然郭象有注則

晉世傳本已然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郭云：均於不為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郭云：一以自得為治。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本於有德而成於自然。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為也，天德而已矣。成云：玄，遠也。玄古聖君無為而治天下，自然之德而已矣。蘇輿云：玄字句絕，與下文玄德之玄同義。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郭云：無為者自然為君。郭嵩燾云：言者，名也。正其君之名而天下服命焉，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衷諸道而已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郭云：各當其分，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郭云：官各當其所能則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宣云：泛應不窮。故通於天地者，德也；郭云：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也；成云：至理無塞，恣物往來，同行故曰道。宣云：道蓋義字之訛。上治人者，事也；成云：事事有宜而天下治。能有所藝者，技也。郭云：技者，萬物之末用也。技兼

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郭云天道順則本末俱暢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畜許六反无欲而天下足无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成云老君曰我好靜而民自正記曰釋文書名老子所作通於一而萬事畢成云一道也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知一萬事畢語在西升經无心得而鬼神服以無心得者無不服也夫子曰司馬云莊子也一云老子也宣云孔子也下言夫子問於老聃可知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成云刳去也洗也法道之無為洗去有心之累无為為之之謂天上為去聲成云率性而動天機自張无為言之之謂德成云應答無方物來斯應愛人利物之謂仁成云心無偏執措其性命不同同之之謂大郭云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之謂寬宣云和光同塵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成云能持以前之德行者可謂羣物之綱紀蘇輿云故字疑衍德成之謂力成云德行既成方可立功濟物循於道之謂備成云循順也順於虛通德行方足不以物挫志之謂

完成云一毀譽混榮辱不以物屈其德完全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成云韜包容也俞云事心猶立心也禮郊特牲鄭注事猶立也呂覽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沛乎其為萬物逝也成云逝往也為羣生所歸往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宣云不以物累身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壽夭俱忘窮通不足言矣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郭云皆委之萬物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郭云忽然不覺榮之在身顯則明萬物一府成云忘於物我死生同狀成云冥於變化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釋文廣雅云漻清貌金石不得无以鳴金石不得其利不鳴亦道之見端也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感而後應萬物孰能定之推此而言萬物應感無方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抱朴以往羞通於庶務蘇輿云素逝即山木篇晏然體逝之意通於事與通於神對文恥字疑誤立之本原而知通於

神故其德廣（本原既立智可通神故德能廣被）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非感不應）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成云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本原故非德不明老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郭云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視乎冥冥聽乎无聲（宣云道不在形勢故）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宣云道又非寂滅故）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宣云至不測矣而物由此出）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至無方矣而精不可揜）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非有而求無不給）時騁而要其宿（行遠而其歸可會）大小長短修遠（宣云修遠當作遠近大而小長而短遠而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司馬云赤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宣云赤者南方明色其北則玄境也南乃明察之方已遊玄境不能久守而復望明處則玄亡也）使知索之而不得（釋文知音智）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

詬索之而不得也郭嵩燾云廣韻喫同嚱嚱聲也詬怒也怒小聲也集韻云喫詬力諍者是也知以神索之離朱索之形影喫詬索之聲聞是以愈索愈遠象罔者若有形若無形故眸而得之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宣云似有象而實無蓋無心之謂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堯欲讓天下於齧缺因王倪要致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圾同岌危也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釋文數音朔成云叡聖給捷敏速也而又乃以人受天宣云非純乎天者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郭云過生於聰知又役知以禁之其知彌甚矣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令爲天子彼且專任人而無復自然之性方且本身而異形顯分人己方且尊知而火馳宣云尙智巧而急用之方且爲緒使宣云爲細事所役方且爲物絯釋文廣雅云束也公才反宣云爲物所拘方且四顧

而物應宣云應接不暇方且應衆宜宣云事事求合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宣云屢爲物變而不能定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宣云凡聚族必有宗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宣云衆父父者乃族之祖也萬化之大宗也齧缺亦可爲衆人之父但不能爲衆父之父耳治亂之率也宣云率主也用智理物治之主亦亂之主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宣云不可爲人臣亦不可爲人君案倍此言以警堯非齧缺眞如此也

堯觀乎華司馬云華地名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宣云今如此但可爲君子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

居而鷇食宣云鶉無常居言不求安鷇待母食言不求飽鳥行而无彰成云與物俱冥如鳥之飛行無蹤跡可見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无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成云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釋文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釋文闔本亦作盍落猶廢也字林云俋俋勇壯貌

泰初有无无 並不得謂之無 有无名 可謂之無而不能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宣云太極尚未著 物得以生謂之德 宣云物得此未形之一以生則性中各有一太極故謂之德 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命 宣云雖分陰陽猶且陽變陰合流行無間乃天之所以爲命也 留動而生物 宣云動即造化之流行少留於此即生一物 物成生理謂之形 宣云物受之而成生理謂之形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成云體質宣云形載神而保合之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乃所謂性也上所謂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言性在形之後者性須形載之故曰形體保神 性修反德 宣云性修則復其所得於未形之一 德至同於初 宣云德之至則同於泰初此極詣也 同乃虛虛乃大 宣云形容同於初之妙境 合喙鳴 宣云渾合眾口蓋忘言也 喙鳴合與天地爲合 宣云既忘言則與天地一體矣 其合緡緡 釋文緡武巾反 若愚若昏 郭云坐忘而自合耳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郭云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郭云若相放效強以

不可爲可不然爲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成云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辯者云我能離析堅白之論不以爲辯如縣日月於區寓也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解見應帝王篇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釋文執留本又作⿰犭留一本作狸司馬云⿰犭留竹鼠也一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被留係成愁思也案說文鼲竹鼠也埤雅一名竹鼲郭璞山海經注其音如留牛亦引此文執留之狗爲證據此知留是留牛非竹鼲特竹鼲之音似留牛耳留牛即犛牛留犛雙聲字蓋犛牛身大逍遙遊篇所謂若垂天之雲者此狗獨能執之故謂之執留之狗言狗以有能被係而成愁思猨狙以便捷亦自山林而來見拘繫也應帝王篇引老子語云猨狙之便執犛之狗來藉與此文微異而指大同尤留犛同字之明證矣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謂道也若而皆汝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宣云具體爲人而無知無聞者皆是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有形人也無形無狀道也能人與道俱存者無之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動靜死生與廢皆非道之所在有治

在人蘇輿云言道無可名徒有治化之迹在人耳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物矣並

其自然之天而亦忘之是之謂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宣云與天爲一

將閭葂見季徹曰釋文將一本作蔣葂亦作莬音免姓將閭名葂或云姓蔣名閭葂也季徹人姓名蓋季氏

之族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

之嘗試薦進也吾進告徹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若被服之拔出公忠之屬屬類

而无阿私行政無私曲民孰敢不輯輯和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

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釋文局局

大笑貌軼音轍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非自安之道其觀臺多物觀臺君所居地物事

也言君所自此多事將往投迹者衆舉足投迹者衆君且不勝其煩非帝王修德安人之道將閭葂

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釋文覤覤驚懼貌許逆反案汒若猶茫然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俞云風讀爲凡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故得通用季徹曰

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宣云搖蕩猶言鼓舞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成云舉皆也宣云除其害道之心進其得一之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郭云溟涬甚貴之謂宣云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已後之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宣云欲同天下於一德而心安處於不用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李云菜蔬曰圃埒中曰畦鑿隧而入井成云隧地道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郭云搰搰用力貌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成云問其方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李云抽引也數如泆湯釋文數所角反泆本或作溢李云疾速如湯沸溢其名為槔釋文本又作橰司馬李云桔槔也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

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生性同言不可載道）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釋文瞞李天典反慙貌司馬本作憮）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郭嵩燾云應帝王篇其覺于于說文于於也象氣之舒是於于字同於于猶于于也）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猶云其庶乎而汝也）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釋文乏廢也）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李云卑陬愧懼貌頊頊自失貌）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成云反復也崇朝神氣不復）曰始以爲天下一人耳（昔以爲天下止一人耳意尊孔子）不知復有夫

人也不知復有此輩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徒輩也言此輩人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宣云寄生於世與民大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汒乎言不能測其所至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宣云夫人之心必無此四累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之往也心志有所專執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稱爲全德謷然不顧謷然傲然猶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成云聲名喪失儻然不受成云儻然無心貌天下之非譽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郭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我之謂風波之民成云水性雖澄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郭云以其背今向古羞爲世事故知其非眞渾沌也宣云假修言假人事以修之案二說並通識其一不知其二郭云徒識修古抱灌之朴不知因時任物之易治

其內而不治其外成云：守道抱素，治內也；不能隨時應變，不治外也。夫明白入素，无爲復朴，成云：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本，無爲虛淡，復於淳朴之原。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郭云：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俞云：固讀爲胡，胡、固皆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與真渾沌遇，則何驚也。邪，汪作正，得其意。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郭云：渾沌玄同，孰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海也。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成云：大海宏深，以譬至理，雖寄往滄溟，實遊心大道也。苑風曰：「夫子无意於橫目之民乎？成云：五行之內，唯民橫目。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司馬云：施政布教，各得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宣云：盡見情理，順而行之。行言自爲而天下化，躬行其言，皆以自爲，而人化之。手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言以手麾以顧指而民畢從司馬云撓動也郭慶藩云顧指謂顧其人而指使之左思吳都賦搴旗若顧指劉逵注謂顧指如意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慮不藏是非美惡宣云心中過而不留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民與上共悅安爲謂字同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釋文字林云怊悵也案儻心無主也民仰賴之如此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成云寡欲止分故財用有餘不貪滋味故飲食取足此謂德人之容郭云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上品神人乘光照物不見其形迹此謂照曠成云智周萬物明逾三景無幽不燭豈非曠遠姚云晉人讀照皆書作照右軍法帖皆然不知者乃因照字作解非也致命盡情宣云致天命盡實理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宣云與天地同樂而物累皆捐萬物復情齊其情實此之謂混冥混同於玄冥

門无鬼（司馬本作無畏云門姓無畏字）與赤張滿稽（宣云赤張姓滿稽名）觀於武王之師（謂孟津之役）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不及有虞之揖讓故遭離征役之患）門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天下皆治而有虞氏又從而治之邪其必有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郭云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有虞氏之藥瘍也（李云瘍頭創也王引之云藥古讀曜與療聲近義通方言療治也郭云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藥之）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宣云不禿何用髢不病何用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修治也）其色燋然聖人羞之（宣云言不加養親使不病也）至治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如樹枝無心而在上）民如野鹿（郭云放而自得）端正而不知以爲義（自然合宜）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成云任眞當理）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互相役使故不謝）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傳

成云率性而動故無迹可記迹既昧矣事亦滅焉姚本无傳爲一節從之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宣云明於責臣子之諂諛卻不知人情皆必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則與而同義郭慶藩云道卽諂也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諂荀子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道諂一聲之轉宣云世俗明道諛而不謂之道諛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宣云道諛君親則責之道諛世俗則安之豈和俗更嚴更尊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宣云惡其名而甘蹈其實合譬飾辭聚衆也宣云廣合譬喻使人易曉修飾辭令使人動聽所謂招人附己也是始終本末不相坐宣云蹈其實不坐其罪故曰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

道諛指人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宣云與衆人爲徒同是非之習而又自謂獨異於衆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司馬云靈曉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成云適往也致至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祈求也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司馬云大聲謂咸池六音之樂折楊皇荂成云蓋古之俗中小曲釋文荂本又作華音花則嗑然而笑李云嗑笑聲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宣云不相入也成云超出俗表謂之高言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成云出顯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釋文缶應作垂鍾應作踵言垂腳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郭嵩燾云說文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器缶受四斛鍾受八斛以二缶鍾惑不辨缶鍾所受多寡也持以爲量茫乎無所適從矣上文一人惑二人惑據人言此以二缶鍾惑據事言案

郭注云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所見若[illegible]與今本同自陸氏易作
鍾爲垂踵成疏因之說究未安俞以易二缶鍾爲一企踵改字
更多不如郭注望
文生義之爲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宣云不
必推究
不推誰其比憂成云比與也
案自寬之詞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
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宣云厲癩也醜人惟恐子之相似今
知天下之惑而我乃欲強所不可得
而又成一惑獨不懼其相似邪故莫若
釋之而遠於憂甚推恐同蹈於惑也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淮
南
俶眞篇高注犧
尊猶疏鏤之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斷棄
之木比犧尊於溝中
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
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成云五臭謂羶薰
香鯹腐惾塞也言
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而中傷顙顙外書呼香爲臭故易云其
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冤也釋文惾子公反

郭音俊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郭慶藩云大雅思齊箋厲病也廣雅爽傷也言病傷滋味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成云趣取滑亂也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離跂離人獨立夫得者困成云既傷其性則遭困苦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加柴之塞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成云皮弁以皮爲冠鷸鳥翠羽飾冠搢插也笏猶珪紳大帶修長也內支盈於柴柵成云柵籠也支柱充塞於內故以柴柵擬外重纆繳釋文重直龍反成云纆繳繩也睆睆然在纆繳之中成云睆睆視貌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司馬云交臂反縛也宣云歷指指鬬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